

等待風起雲動的原心

山おろしを待つ原心

Waiting for Chances to Give Full Play to Aboriginal Sentience

譚光鼎

譚光鼎 小檔案

1954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大附中校長（2002-2006）。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專長研究領域為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著有《原住民教育研究》（1998，台北：五南）、《多元文化教育》（與劉美慧、游美惠合著）（2001，台北：空中大學）、《台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2002，台北：師大書苑）。

2006年1月底，我奉教育部指派，帶師大附中學生一行29人赴比利時，與布魯塞爾歐洲第二中學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訪問。活動最後的一晚是歐洲第二中學主辦的台灣之夜，由附中學生表演才藝文康。當天晚上所有接待家庭的父母們都參加盛會，台灣駐歐盟代表陳建人大使也受邀出席。由於歐洲第二中學的家長是世界各國派駐歐盟的外交官員，因此我國駐歐盟代表處非常重視這一次交流。

當天晚上的場景由新聞局官員負責布置，舞台上放置著三大塊彩色看板，一面是101大樓榮耀華麗的全景，另兩面則是蘭嶼雅美族漁舟和一位排灣族盛裝少女，色彩鮮豔，主題鮮明。

有趣的是這三面看板的組合，一方面是現代風貌和傳統文化的組合，另一面則是主流和少數民族文化的對比。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三面看板中有兩面和台灣原住民有關。在這樣重要的行銷台灣的場合之中、在駐外單位極力呈現「台灣」的努力之中，原住民不僅佔有一席之地，並且還占著相當多的份量。如果這個組合的安排「不是巧合」，那就充分顯示原住民文化在「台灣」的意義與價值了。

本題的思考與討論

半年來，這個場景常常流過我的記憶。我的思考是，不管駐外官員是否有族群的偏見或刻板印象，起碼在他們的概念中，原住民文化足以代表台灣文化，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文化的特色之一。

但是我也會這樣反省：

原住民同胞會不會也有這種價值觀呢？

作為原住民族之一的你是否也這樣評價自己的族群文化呢？

在主流文化中受教育長大的青年原住民究竟是怎樣看自己的傳統文化呢？

在思考台灣當代文化內涵的時候，原住民同胞會立即想到這些文化特質嗎？

在行銷台灣的時候，原住民同胞也會這樣「驕傲」地秀出自己的文化來嗎？

後殖民理論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在主流文化覆蓋和同化之下，原住民同胞是怎樣思考自己的母文化以及台灣文化的？

1996年4月，我去紐西蘭和澳洲走馬看花兩週，所見所聞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日後讀到有關毛利人奮鬥的一些文獻，更令我動容。19世紀毛利人為維護自己的土地和生存權利，和英國殖民者發動戰爭，失敗之後就進入被同化的命運。至20世紀下半葉1970年代以後，毛利族人發動另一波鬥爭行動，其目的是拯救瀕臨滅絕的語言文化和貧窮且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年輕毛利人。毛利人希望爭取語言的合法性、恢復族群文化環境、並運用傳統文化來教導兒童與青少年。

在這個行動的初期，紐西蘭政府完全不支持而袖手旁觀。但熱切的毛利人結合親族

鄰里的人力物力，在都市與部落裡到處設置語言巢，日後並擴大延伸到設置民族小學和民族中學。毛利族人投入的心血和努力，終於促使紐西蘭教育當局承認事實，將這些民族教育機構納入正規的教育制度內。不僅如此，紐西蘭在其他方面的多元文化改革與建設也都令造訪者印象深刻。

歸納言之，這些現象的深層結構既不是學術界的理論與研究，也不是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達，更不是主流白人自動自發的反省。而是來自族群內部的振聾發聵，是一種對於族群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是一種經過主流文化與民族文化長年糾纏鬥爭之後的深刻反省和價值判斷。這種文化鬥爭的經驗使得毛利族人體驗到"Maori's face, white mind"的錯謬、失敗與不可能。反之，透過逆勢的文化價值批判，毛利人找到可以樹立尊嚴的立足點，也就是一個可以支撐族群鬥爭的阿幾米德點。

也許是毛利人和大洋洲波里尼西亞民族(澳洲、夏威夷)的努力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架構，探討族群認同的學者們發現，少數民族教育成功的背景有兩種模式：「同化」與「雙文化認同」。而教育失敗且一無所成的則是那些邊緣型的人——對於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的雙重迷失者。此外，在東南亞各國和當地主流文化奮戰多年的華人，也是另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主角。

反省與問題

經過前面的討論，許多例證似乎共同顯示：

少數民族的悲哀不是人少力孤，而是自我斷喪民族文化命脈。

少數民族的悲情不是無力回天，而是一味追求文明捨舊求新。

少數民族可以挺起胸膛展現優美的族群文化，非僅裝飾而是自然流露。

少數民族可以尊嚴地學習並且批判主流文化，優游進出而不受其限制。

在族人流離於社會適應問題時，族群文化也許是一個神聖的方舟。

當族人困頓於教育失敗問題時，族群文化也許是一劑適時的良方。

不可諱言地，這個社會的同化教育孕育出許多「成功的」原住民青少年，但也製造出更多雙重迷失的個體。多年以來的升學優惠措施培養了許多「原面漢心」的原住民，同化教育靜悄悄地在塑造他們的心靈，「再製」主流社會的文化資本。但同一時間卻有多少學生無法獲得成功的人生經驗，甚至欲「原面原心」而不可得。

為什麼那些年輕族人願意「原面漢心」？

為何缺少一種感動的力量，可以驅動他們追逐「原心」的夢？

而從哪裡可以產生這股感動的力量？

1990年代以後，台灣鄉土文化抬頭，最多

數的一群人以講說閩南語為榮，另一群人則強力倡導並維護客家語。

語言文化的維護是由人數多寡決定的嗎？

語言文化的復興是由政治力量決定的嗎？

還有甚麼因素可以影響民族語言文化的存續？或是發揚光大？

而我很想再問的問題是：

民族語言文化教育一定要靠學校來做嗎？

有那些機構、人物、資源也能夠或是更能夠推動民族文化教育呢？

民族語言文化教育一定要政府編列預算才能成功嗎？

復興並推動民族語言文化教育的關鍵究竟在哪裡？

是物質的力量還是心理層面的故事？

是外燦的牽引還是族群自主的啟動？

風動了，幡動了，心動了。

我在守候著，等著一顆「原心」動起來，從每一個原住民同胞的心裡動起來，從家裡動起來，從部落裡動起來，從每一個偏遠的原鄉角落裡動起來。

心動了，風才會動，幡也才會重新揚起。

我守候著有一天，原住民文化旌旗，莊嚴、自在地飛舞在天際。